





P1-2

隆萬世無窮之譽與情恍惚
立耀光華山川城邑亦燁然
有耀矣凡閱斯帙者莫不覩
冠冕之顯昂以其洋洋如在
也觀儀容之雄偉仰其陟降
之有臨也又莫不因其形想
其人因其人追慕其往跡而
致高山仰止希賢尚德之思

焉此予深為吾郡先賢慶非
特士夫君子能知出處之詳
而致其景仰雖閭巷小夫亦
能稱其名述其事相與喜談
樂道之不置信於國史郡誌
之有補由表章崇尚之有賴
也嗚呼休哉傳曰莫為於前
雖美而弗彰莫為於後雖遠
感亦六仙得不深有
景泰七年龍集丙子冬十一
月朔旦中議大夫贊治尹大
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序

廣信先賢事實錄序



景泰壬申秋予以尚書虞部

郎中出守信郡首謁廟學禮

成顧瞻殿廡齋堂之廢弗稱

明靈慨歎久之亟欲修治一

新適分鎮江右都憲東吳

韓公行

勅按部需次是邦乃白而聽之

爰出俸為倡鼓好事者故材
不賦而羨三不多而多完舊
益新以次就緒學之旁舊有
鄉賢祠昔人以前哲有以淵
諸人心者若端明汪先生應
辰象山陸先生九淵壘山謝
先生枋得之道學陳文正公
康伯余端明公堯弼范正憲
公師黜之相業與夫靈溪王
先生貞白堯齋陳先生文蔚
張忠文公叔夜鄭威愍公驤
之高風忠節迨及太常應公
牽臣侍郎徐公元杰狀元劉
先生輝稼軒辛先生棄疾南
澗韓先生元吉之政事文章
是皆雄渾浩博超邁絕倫璧

立千仞卓然為一代偉人景
仰思慕以義而起次於是者
不預焉歷世綿邈蕩鞠成墟
莫克重建予以羨餘率同寅
貳守羊城陳君綱通守三衢
余君慶節推真定王君寧以
及教授田輔訓導陳牧李學
張連沈恂相勸而趨助之不
踰月而落列亭諸賢位于其
中朔望闔僚屬以拜瞻然而
崇勲媿謚清節峻行表式鄉
邦風動後學有榮耀焉惟是
事實郡志所遺或登載而不
詳者迺於治政之暇參考史
傳及訪其子姓所得甚悉衆
見皆靡間與上饒學諭張淵

編次成帙名之曰先賢事實
錄再質于少卿九川李先生
文曜展閱而潤色之既而撰
諸賢像贊并序以復敬請
都憲公之命刻梓以垂示其
鄉人俾得大較而私泝焉嗟
夫景慕賢哲人心所同非徒
慕其名也慕乎其心也心者

身之主宰文章政
出高風忠節於是乎著以
相業於是乎立得其心則
賢哲之風者在是而步賢
之武者亦在是矣抑何右
今之足論哉雖然諸賢事
具載簡冊而流布于四方
不待予而後傳也特以表立

前哲激揚風教模範後學以
守之職也固知斯錄之不可
焉丙子歲仲冬月朔旦四
姚堂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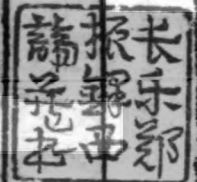


廣信先賢事實錄總目

廣信府知府四明姚堂編集



道學卷第一



宋狀元端明殿學士少師汪文定先生應辰

像贊

事實始末

朱文公詩文

張南軒祭文

呂東萊祭文

周益公祭文

端明書院記

宋象山陸文安先生九淵

像贊

事實始末

楊慈湖祭文

包恢年譜後序

吳草廬語錄序

象山書院記

象山書院祭田記

鵝湖書院記

宋禮部侍郎疊山謝文節先生

初得

像贊

先生遺文

送先生北行詩

挽先生詩

祭先生文

和北行詩

神道碑

宋史列傳

題疊山集後

疊山書院記

疊山書院詩文

春秋享祀祝文

相業卷第二

宋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太師魯國陳文正公康伯

像贊

神道碑

鄉賢祠記

鄉賢祠祝文

宋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賜紫金魚袋余公光弼

像贊

墓誌銘

宋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施正憲公師黈

像贊

行狀

高風卷第三

唐校書郎靈溪先生貞白

像贊

祠堂記

墓表

先生遺文

宋聘君克齋陳先生文蔚

像贊

事實始末

先生遺文

忠節卷第四

宋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

像贊

事實始末

文丞相追悼詩

宋直祕閣知同州贈樞密直學士鄭威愍公驥

像贊

事實始末

旌忠愍節廟記

政事卷第五

宋太常少卿洪州安撫使金紫光祿大夫應公彥

像贊

事實始末

宋狀元國子祭酒工部侍郎謀堃徐忠公兀

像贊

行狀

文章卷第六

宋狀元劉之道先生燁

像贊

事實始末

先生遺文

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稼軒辛先生棄疾

像贊

事實始末

墓誌

宋龍圖閣學士封潁川公南澗韓先生元吉

像贊

事實始末

先生遺文

廣信先賢事實錄總目畢

廣信先賢事實錄道學卷第一
宋狀元明殿學士少師汪文定先生



贊

德性凝重

弋陽李奎
理學淵弘

早魁大廷之對

官聯八座之榮

樂易平曠

玉潔冰清

高風雅度

千載儀刑

事實始末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

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音字家貧無膏油每拾

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二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音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

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君反求諸己

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名乃年小子

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第

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

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鼎言且令
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僉判遷秘書省正字
通判建州不赴一任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通判袁
州通判靜江府又通判廣州未赴召對除吏部郎中
兼權都官郎官又權右司郎中真拜右司以直秘閣
知婺州丁太淵人憂服闋除秘書少監兼權國子司
業遷權吏部侍郎兼權國子祭酒以集英殿脩撰知
衢州不行兼權吏部尚書除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以
集英殿脩撰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進敷文閣待
制以敷文閣直學士為成都潼川夔州利州路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進寶
文閣學士兼權節制利州路駐劄御前諸軍軍馬召
遷除吏部尚書兼侍讀兼權翰林學士兼脩國史兼
實錄院修撰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三任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淳熙乙未二月十有二月癸巳薨累
官至中奉大夫爵至上饒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
戶進中大夫致仕遺表贈通議大夫郊恩累贈少師
淳祐七年郡守監丞章公鑄申請于朝賜諡文定
諫汪文定公文

晦庵朱熹

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
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
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而抗志乎先民之所謂
鬼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停自秀

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
羈轡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魯墨突之未
黔復吾行之汲汲泊東閩而西蜀亘萬里以周流騰
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改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
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環媚之狡
夫獻儉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拍陳請昭姦而望絕事
乃繆而不然吾何為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閑弭長駑
之遐轍粵退司於閩館遂遄反乎立林託僧廬以靜
處或獨往而孤尋甘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
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識
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人之咸
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愁遺忽堂堂而逝
去興殄瘁之悲詩真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載之殊
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於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
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逖聞於訃告悵失聲
於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踴踴以涼
涼孰有知予心之鬱陶踧敷詞以侑奠痛人師之難
遭

公注文定公文

南軒張栻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鐘大呂巋然在懸
使未考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為衆樂之先惟平日之
所履每務做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驚不絕俗以孤蹇
獨好義以款款而懷忠之拳拳苟片善之足取必較

後而推前或所趨之有違敢妄假於色言顧規模之
若是真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窮朋友之淵源
逮顯用於王朝論据經而不偏定衆芳之所宗蔚佩
蘭而握荃屢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
靜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日處隱聲實之
逾隆佇側席之招延何天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
痛易筭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
藐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蹤公所矜於義篤
金石久而采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屬拘印紱奔去
莫緣孰知予悲涕泗而漣嗚呼哀哉尚饗

又

東萊呂祖謙

萬之弗齊公取數之獨盛之以嶽鎮之渾厚瀚之
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熱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
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其東其會
蓋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歎欵門
墻而徧登躋堂奧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其異
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摭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
節之弗踰慮先本根則或以為緩動据憲章或以
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弥綸藏用則或其徐
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職不荀
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外屏
衛於藩翰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知
兼僚案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

舒而中寧肅給填撫經遠不求歲月之效惴惴務實
不事耳目之飾雖權脅而勢搖迄歸然而山立晚進
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
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
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嫻或攻以身存法獨殿
其衝典刑不墜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地張有時
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濩落業祠之秩所取者甚
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
二三子之指歸共輦馱之淡薄緝簡編之缺遺於造
物其何費乃一朝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
聚之粹者抑亦何為瞻天運之洪濛非小夫之所關
壽蒼昊而上懇則匪公之素期嗚呼自今以往鎮定

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數建大論呼吸判成
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跡不復究其實矣群
籍未辨之真贋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
民將安所仰矣某佩鞶趨隅歲行兩周錄其世舊教
育綢繆肝鬲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
之不諱幸二邦之接畛謂率業之可酬闊警效其未
幾忽赴車之停軻亟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惘
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蠲此心而明薦夫何有
乎醪羞嗚呼哀哉尚享

又

廬陵周必大

嗚呼景德祥符之際嘉祐治平之前紛群才之卓犖
端聖世之聯翩皆學由於少壯而名重於回旋人望

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罔所愆迄鞏固於丕基豈不
賴夫儒先逮南渡之中興嘉此風之浸還雖議論其
或殊咸望道而勉旃公總鄰於弱冠已接武於英躔
惟聞一而知十故人百而已千學日茂而名日尊志
弥厲而操彌堅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既主
盟於斯文遂斡旋於化甄倏淪亡於砥柱空嘆悼於
逝川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之早而降
才之全謂有意耶何初若成就而終於棄捐莽彼蒼
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既心知我之愚我豈不知
公之賢蓋經世之慮至遠抑愛君之心甚專為善急
於飢渴排姦甚於鷹鷂寧見嫉乎斯世終守道而不
遷人之知經攻傳註者遺音義公則說衆說之拘攣
人之觀史究成敗者畧同異公則兼二者而磨研在
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征鎮則守經而與權暨食于
家益全其天舉嗜好以咸無惟羣書之貫穿凡本朝
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刑政之革沿紛紜如
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編無一事之不考無
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二品居未謀於隻椽豈常情
之能測度而勢利之所拘牽縱弗登於耄期寧不及
於華顛奚精明之未減乃遇疾而沉綿雖間親於藥
石猶日舒於簡編甫占書以貽我俯隱几而終焉觀
學力之如斯信古人之與肩嗚呼哀哉自公之退也
有毀有譽而是非可以考矣及公之沒也無愛無惡
而莫不為之悽然乃知公論固已著於今日所為好

惡亦何待夫百年寄悲悰於一奠耿千慮而莫宣
呼哀哉伏惟尚饗
重建端明書院記

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

端明書院舊為宋狀元汪公應辰建也公為郡之至
山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封玉山伯進爵上饒侯謚文
定院之遺址在公故邑廢為荆棘久矣莫有能復而
興之者景泰壬申四明姚公堂來為守逾年政通人
和治教並舉暇日遍閱郡志嘆曰我

皇上撫中興之運治化更新 都憲韓公永熙膺巡撫
之寄衆務畢舉大江以西靡弊不革靡廢不興獨茲
委為廢壤可乎適侍御姑蘇陳公宗理憲副會稽韓

公伯暘按行至郡嘉公銳意興復備而是之遂命通
判余君慶往詢故址已莫辨其處乃得吉壤於城隍
廟之傍高敞爽塏厥位面陽宜為書院僉謀既協評
吉興工其材及貲聞風樂助者不約而同中為堂以
棲神主兩傍翼以齋講習俊髦直前擗以門四周繚
以崇墉堵墀堂廡俱甃以石未半載秩秩馮馮復宇
舊觀肄業其地者雲從霧集仍以端明揭其扁往來
觀者莫不怵心駭目嘆成功之甚速聆絃誦之琅琅
低回不能去書院原有供祀產業久為豪猾所侵賴
侍御陳公悉得復舊邑庠司訓沈亨輩徵予文以紀
其實竊嘗考端明出處之詳矣公初諱洋以廷對第
一人傳臚上改今名欲其與王拱辰相應為上之所

眷遇期待若此及觀議論當世之務力斥秦檜之奸
件之而不顧觸之而不懼其直節勁氣固已確吞當
世奴視權貴矣兩任通判雖志弗伸一無所撓中應
學省連鎮蜀閬召為侍從終於端明雖用之未盡其
才處之裕如非信洪馬操履堅無往而不得者能之
乎迄今數百載崇名美謚與懷王之山並其高與米
谿之水相為不息輝煌赫奕照耀鄉邦此郡守汲汲
以興復為己任蓋欲闡其幽光崇其道學嚴祀事之
禮使後人景仰興起實為政之先務也凡邑俊髦游
歌其間者可不奮勵焉討論焉相規相誨焉明其道
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效用當世建勳立業以
求無負所學無忝所生為書院增重於今日乎雖然

世道有升降人才無古今川岳炳靈風氣融結瑞不
歸於麟鳳寶不在於金玉予知懷王自茲以往偉人
端士羣出以為

國家之用接武端明稱為上瑞至寶者必彬彬相繼不
可以數計矣父仲遺風餘烈弗獲瞻拜祠下引領東
望徒興高山仰止之嘆於是不辭謹為之記一

宋象山陸文安先生



宋

宋

贊

即心是道

易簡平常

瞻拜象山

勿助勿忘

煌煌昭揭

萬古芬芳

蒙齋袁甫

愛親敬長

神用無方

番易洪邁

詞寡蝕真

藥千古病

一洗佛老

會當一正

發人本心

嫡傳孔孟

刻百家偽

全人性命

金谿陳介

大道之廓

千古赫焉

如日行天

洞然貫徹

正氣之雄

剛直不阿

即簡易功

成聖賢學

李奎

學主存心

淵乎其靜

遺範肅然

道守德

抗衡晦

孰不起

李奎

事實始末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至齊別其氏
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
鄉又別其氏為陸通曾孫烈為吳公子孫遂為吳郡
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崇相唐昭
宗卒謚文文公生六子次子宗生德遷五代末避地
於撫州金谿縣解橐中裝買田治生為金谿陸氏之
祖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先生之考諱質字道
卿生有異稟端重不伐酌先德冠世
家不用異教家道之肅聞于海內
子長九思次九叙九象九韶
先生而穎悟有大志

尊之登進士第累授教授繫天下重望贈朝奉郎直
秘閣賜謚文達名其齋曰復稱為復齋先生次則先
生與復齋齊名稱為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先生
三四歲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
深思至忘寢食年十三因讀古書至四方上下曰宇
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
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
尔內事己尔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在行都士之後學者踵至至

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
言者莫不興起淳熙二年呂伯恭約先生與復齋會
朱元晦于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
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
岑留情傳註翻捺塞着意精微反陸沉珍重友朋勤
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
一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秦華
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偽須當辨古今元晦別後三年乃和前詩云
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
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
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

揚汝礪建四先生祠堂于鵝湖寺乃刻詩于石淳熙
八年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元晦與先生泛舟樂因
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復請
先生登白鹿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
懇到痛快聽者莫不竦然動心至有流涕者畢元晦
離席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且再
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
書其說尋以講義刺于石後先生既歸于鄉學者輻
湊復登貴溪應天山建精舍以講學四方學徒大集
因山形如象改名象山學者稱為象山先生每旦精
舍鳴鼓先生乘山箬至會揖升講坐容色粹然精神
炯然學者人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

必坐少亦不下數十百人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諸生皆侃首拱聽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登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先生居象山歲月逾久併其室而徙家焉閱其簿四方從遊之士踰數千人迨先生之卒門人揚簡狀其行有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舌所能贊述其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觀此可以見先生之大槩矣先生所著述

有象山文集語錄文拾遺翰墨真蹟續編語錄嘉定八年奉旨賜謚太常議先生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臨政處事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跡在吾儒中千百人一人而已議上因謚文安紹定五年其門人江東提刑袁蒙齋具先生顛末請于朝敕建象山書院於貴溪縣南山山下元末毀于兵燹景泰癸酉重建弋陽李奎先生撰記今貴溪陸姓者皆其子孫也

祭文

慈湖楊簡

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

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隕然示人簡矣垂象著
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
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先生之節文春秋先
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
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敦思
象山先生年譜後序

包恢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畧可觀矣而
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有金
谿李君子愿溯其淵源緝而成編粗若明備恨久而
未有鋟梓以傳者今年秋方得臨川謝使君奕林刺
之於郡以與之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
得邑士劉君林已刺行矣其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
畧之尤宜夫缺之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且彼此不
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
猶髣髴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例
承嘉命俾為之志其本末于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既
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為之矣今同此一譜亦何異辭
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
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
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先生生於紹興
己未迄乾淳五十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為明君師而
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
由此學之明爾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為
此學而生者發揮啓迪開闔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

譜其為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
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
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
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
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為英萬人為傑以其
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
課己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
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
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
移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即與天地相
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美其開發學者之盛也
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
則剖決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
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
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
其資以切磋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
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
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
應神速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畧陳於觀
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
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
謂將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乎河有其言當酬
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
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

淳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希少將及暮
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
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
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
不得盡究其所學可為發千古之慨嘆惟其言論風
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安有隱憂遺慮
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
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
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
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
為門以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
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
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誦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
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
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
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入於室畫
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
初遽止而不復進出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
詩乎消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
泰華也學者或止消流拳石而未知積至崇成之
功用是致有以徑捷劫入之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
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生
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儵又在美
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

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元
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敬書

象山先生語錄序

臨川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
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衷所錄不無深淺之異
此篇之首乃其高弟子傳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澂
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
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揚敬仲門人
陳垣嘗鋟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
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携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
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
瘠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
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焉
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
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以深閤也今之口談先生心
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
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
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
奮歟勿徒以先生之學信之於言也後學吳澂謹書
象山先生書院記

弋陽李奎

景泰癸酉夏郡守姚公敬書于奎曰去年秋都憲
韓公巡撫至郡熱食暴安善良凡一切刑弊悉便宜
處置貴溪邑庠生陸崇上書言九世祖文安公為宋

儒宗舊建象山書院於天山元使于時南三山下
皆所以講學而崇祀今應石為重建公休其請遂命
予躬履其地相度方輒請言命工中樞以虛兩旁翼
以無直前構以門其費皆予捐俸為倡遂命師庄及
民之好義者爭先樂助董其事則如韓公孫承王
榮工酬以直役不及民逾時告成迎文公於山復
齋三先生之像舊在應天山者合祀焉
喜命予微為記奎嘗考其詳英文安諱九淵字子漸
號象山宋乾道中舉進士官至刑門守其學政文安
其謚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累舉遺逸不起聚徒講
學於里之梭山因號焉後齋諱九韶字子壽由進士
一教大郡贈朝奉直學士文安三先生在家庭自相師

高名卓行前無古人精究理學心悟神會

崇而祀之宜哉因歎曰道在天地間彌六合亘古
今踐而行之推而明之必待乎人有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公之為臣孔子顏曾思孟之
為教或行焉以善其治明焉以淑諸人自三代以降
人亡教弛下迄戰國嬴秦縱橫功利之說興焚書坑
儒之禍起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闡唐則
工於詞章各奮其私說沿及五季瀆亂極矣至宋千
數百年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
承之以河南二程闢二家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
忘繼以考亭朱子折眾論之同異集諸儒之大成然
後聖賢之道大明於世皎然如日之麗天眾星莫能

奪其曜至若為學深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為教得
乎孟子先立心入者之言又有文安其人焉論者謂
其道如青天白日其言如震雷驚霆風動當世恢弘
振起作新斯人前乎未之有也領其教者莫不悚然
以懼豁然以醒有得於言意之表其於斯道莫不有
補今書院扁以象山而有及於梭山復齋二先生蓋
欲推美家學淵源之懿風厲天下不使無聞於後又
有以見天理之常存人心之不死尊崇景仰為甚至
然耳否則吾見其遺基廢址萋草莽蔽烟霞交跡狐
兔徒增後嗣之悲過客之嘆尚何從得覩三先生顯
印圭璋之儀黼黻文章之盛仁義道德之光於今日
此宗汲汲以興復為請是宜 都憲倡之於上郡

守承之於下有功於名教為不小 都憲名
熙世家姑蘇素以雄文奧學為世推重郡守名
彦容世家四明擢自工部郎中廉介有守善政
二公皆起自進士建書院乃政之一端異時豐功
績之著又豈不與三先生道學昭昭於世者並稱
不朽乎是為記

象山書院祭田記

陽李奎

聖天子踐阼改元景泰之初銳焉圖治百廢具興時
都憲東吳韓公永熙將巡撫之

命宣布舉行唯謹以宋陸文安公象山書院之在貴溪
者遺址尚存乃命郡守四明姚公堂設法創而復之

翼乎規制之煥新穆乎棲神之有地復於均徭內食
門子二以供洒掃凡所宜有者咸具焉噫機逢會合
廢隆聿興非偶然也歲乙未荒歉符臻郡守公躬蒞
貴溪勸率大姓出所積以助賑濟民有吳良輔者麻
衣道冠進謂於前告曰良輔小民也舉室素食不茹
葷所餘穀每遇凶歲煮粥以濟鄉民之乏食者今夏
大侵日造門求濟者不下百數既飽以食復畀穀歸
贍其家今所餘止四百石願輸於官以助賑濟公嘉
其尚義盡散其穀於民逮秋民皆樂償願供息一分
共貯于官廩公遂以所貯供象山祭祀之費又謂穀
之貯盈縮不常孰若祭有田然後取無窮用不竭為
愈乎乃購常餘之田若干畝擇陸氏子孫謹愿有行

誼者曰紹文及子邑庠生曰德司其出納庶用足而
祀舉世世有賴也其田畝位名畝數備刻于碑陰公
復貽書徵文為記予惟建書院蓋所以崇聖學祀先
哲泐後入也祭而有田又所以為潔盛牲醴之供欲
其永舉不墜以盡報本之誠也今郡守之於象山汲
汲乎書院祭田之創購兼舉而不遺何措慮之周貽
謀之遠若是之審也視世之為守者於先聖之宮坐
觀傾覆畧不加意況於先賢久廢之跡詎肯為之動
念乎使聞公之風必顏赧而汗下也為陸氏子孫者
可不以公之心為心遵承而不失仰象山流風餘澤
之所在思念而不忘嗣而葺之俾棟宇常新恪而守
之俾祀事永舉然後為無負苟於是田或一毫私其

入焉駕其名為自肥之計焉是負於天孤恩於賢守
取議於人人亦無以副 都憲與創之初意尚何
進登書院之庭瞻拜遺像稱為陸氏之子孫乎紹
賢者也德讀書而重義宜以斯語告諸後人予樂
之志有成謹述其槩於前後祭以文繫其詞于後
猗歟先生 為世先覺 命世之才 聖賢之學
伯仲聯芳 梭山復齋 自相師友 涵泳聖涯
學主存心 先立乎大 斯道精微 心領神會
先生在昔 匹休文公 無極太極 辨論莫同
道之光明 皎如天日 震雷驚霆 確乎有址
偉哉高弟 曰揚曰乘 推崇獎翼 共承其法
一代儒宗 百世師表 故者言立言 功亦不

出守荆門 善政猶存 百不一施 懦立薄敷
書院之建 應山之麓 歲久傾頽 蒼烟灌木
載遷縣南 水秀山環 翼翼棟宇 神棲孔安
兵燹荐罹 蕩為瓦礫 遺址尚存 過者嘆息
肇元景泰 都憲曰韓 亟命新之 罔敢告艱
厥任疇咨 時有姚守 運謀殫慮 功成恐後
邑民尚義 捐粟助之 購以祭田 烝嘗維時
陸氏子孫 益虔罔懈 怡而承之 於焉有賴
厥靈濯濯 神格洋洋 膏馥沾被 永世有光
尚享

重建鵝湖書院記

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

大江以西古稱文獻之邦書院之建不知有幾惟鵞湖之名與白鹿並稱於天下自宋迄今彰彰如一日由道學之在人誦習景仰自不能一日而或廢也間嘗歷觀形勝其地距鉛城東北十五里山水明秀境界靜深僧寺在其右乃宋朱晦庵之東萊陸子壽子靜四先生講道之所因建為書院六朱陸之在當時皆以性理為學然陸氏重在存心以簡易自高朱子則先致知而後存心鵞湖之會反覆講論終不能挈而合之無極太極之辯尤不免後世之公論厥後集諸儒之大成繼列聖之道統有功萬世者朱子也陸氏得四明楊文元公表正獻公推崇獎翼其學亦大

東萊承中原文

編之懿親友朱子往來講辯造詣益深著述博議發

賢之學自任有

明春秋謹嚴之旨殆無餘蘊蓋以聖志於道統之重也然書院廢於宋季

兵燹寥寥二三

百載間寒鴉古木荒蕪殘烟過客興

嘆莫有能創

新之詎不有待乎景泰四年春郡守

四明姚公

提行屬邑道經鵞湖尋訪舊址惟見朽

柱一楹屹立叢

棘茂莽中顧瞻慨嘆亟欲興復適

都憲姑蘇韓公

巡撫至郡首以為請公曰此盛舉也

崇教尚賢有司

首務容可後乎遂授以成筭消吉興

工命僧宗泰

孫除瓦礫命知縣曾貫縣丞譚以

主簿陳永教

初訓導薛頌鳩工集材闢舊壞

創以祠堂後五心寢室兩傍翼以廊廡中肖四先生像

前掩門樓又命鑿以類池復得通守三衢余君慶程
督其未備不逾一月靡不翼然煥新仍以鵝湖書院揭
其扁示不忘乎舊也請文為記予惟書院之建蓋可
以講學而明道出學既講道由之明德由之厚賢才
由之成推而達之天下以之治所繫不既重乎三代
盛時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而書院之
周而漢而晉而唐沿及有宋治教休明學
校之建無間偏州下邑復於前賢仕國及歲備過化
之地創為書院使學者有所觀感興起講其學明其
道以善其俗亦化民造士之一端也且鵝湖介江左
閩浙之交四先生在淳熙間均以聖賢之學為已任
均以聖賢之教沐浴諸人齊會於此講明辯論有列
道有補於名教流風遺澤衣被無窮遠而四海外而
蠻夷猶知尊慕矧職茲土滋茲邦得有所景仰乎
此書院之建都憲公以經濟之才倡之於上郡守
以豈弟之化承之於下崇祀事於久廢之餘新規制
於斷燹敗垣之地可謂知所本矣使邦人過而仰止
寧不目改心化惕焉奮勵佩服遺訓盡誦習討論之
功以求造夫高明正大之域會見文化大行真才輩
出迭起以充

國家之用是則我為湖之名將媲美龜家冰泗又豈特與
白鹿並稱而已哉是為記



禮部侍郎疊山謝文節先生



贊

學淹群籍

弋陽李奎

遭時不造

道沂瀛伊

奮謀攘敵

運去祚移

耻事二姓

兵少不支

清風高節

屢徵屢辭

有光民彝

先生遺文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
 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
 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
 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
 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
 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
 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甞
 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

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
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
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
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
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
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
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
○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
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
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銜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
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二年不過其門所以

教天下之孝也此節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傳
傳訖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
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
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塋持服未三年若違禮
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
○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塋其親
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
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
任三代而一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
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
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

熟聞亦執事所願學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
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
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宜八紘羅六合
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
成才而不可得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
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
此豈。○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
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
宜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
不聞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以
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
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

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閭闔而攻
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
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
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
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吉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
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
文天祥起復為帥閻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
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政饒信斗曾穿窬之徒鑽
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
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
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
不可稱匪其人而孤。○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

禮而設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
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其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
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其之心
使其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
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
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
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
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
執事必知己也不備某稽顙再拜

送疊山先生壯行

門人張子惠叔仁

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盡做儒仙人肯屈膝甘為

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
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

挽疊山先生

洪平齋

千古精忠日月光恨無麟筆寫堂堂還家耻作梁江
總辟穀誰知韓子房後死十年應有待輕生萬里故
非狂有兒可拾江邊骨須信人亡道不亡

又

趙澗邊

西山東海莫容身芒屨蕭蕭萬里塵去住更無寬歲
月死生惟有一君親丹心故國紅雲冷白骨他鄉塞
草春不是回頭春已暮至今猶說似痴人

祭謝疊山文

李仲泉

嗚呼疊山峭峯嶺屹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鼎鼎

文亞孟韓發策危切指斥權姦運去物改忠憤裂肝
十年通播閩嶠間閔翁翁訛訛疾我謂頑執拘北往
摧辱萬端絕粒自殞儻夫厚顏黃河為之嗚咽泰山
為之悲酸魂黯黯兮莫返旒翩翩兮來還嗚呼哀哉
文山之沒也千載心為之斂尸而撫棺壘山予莫逆
也予不能行千載心之所難相去遼隔惟呼寃而永
嘆予將北遊誓當收兄骨於烟雲之間歸塋首陽狀
公之行乞銘于當世大手筆俾得與夷齊同傳度千
載之下可考者班班茲遣兒稚一觴代奠西風老淚
若不堪潛嗚呼哀哉尚享

又

周岳

自商夷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

四人夫有宇宙以來君臣大義且萬古而常存然畏
死而貪祿者遷就附會自謂枉道而信身豈知死重
於生禮重於食出於人心羞惡之真況不義之富貴
特太空之浮雲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之氣與日月
而常新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
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既大節之一失又何他
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法已斁而綱淪先生奮
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在
乎君親以孔明子房自期兮奈時無可托者以遂志
之伸尋深山以隱兮方嘯詠乎落花啼鳥之春彼何
為者謂麒麟之可羈使同犬羊之馴駕赤虬以壯征
兮眇六合於一塵厭下土之腥兮呼吸月露以盪胸

中之輪困絕粒不食兮寧舍生以成仁一死得其所
兮將以愧天下後世二心之臣夷齊龔勝不得專美
於前兮藹百世之遺芬函骨歸自燕臺兮旅寓吳溪
之濱凜然如生兮其在天之神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而况某受罔極之恩第質弱才薄安知如房杜王魏
輩異時無負於河汾之門隻雞斗酒致奠兮一以哭
宗社一以哭斯文尚饗

疊翁老師將有行賦詩言別天應斐然拜和臨風
淒斷

萬疊青山只麼青從容時止又時行斯文未喪予何
畏舉世隨流我獨清日月精忠今古在丘山道義死
生輕吾翁鐵脊文翁仙無愧淵明與孔明

故宋文節先生

神道碑

李原道

天訖宋命皇元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侍御
史程鉅夫以宋道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
得在舉彼微丁內艱辭以何連詔江湖行省丞相
蒙古台江斤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二十六年
春正月福壽日參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成將
迫促上道迺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
四八月子定之奉極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
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
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瑋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
先生諱枋得字君古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

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閣宦奮不顧
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
槐被劾以死先生元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
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
辟為屬尋除禮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
萬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佖道當
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贖不足坐廢
至元初長尾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
漕司猶試士徵校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誤國
毒民發策十問適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
人才壞國有止然辭甚剴切大憐賈旨臺評竟上其
謗汕馮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齊山門自命豐山守

日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
我也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翁如若周岳熊朝余安
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迹
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
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乎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
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
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宰辭授江東
提刑撻其真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
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
送建寧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
自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
子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不

通

論

市先生性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
 其輕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
 必竭蹶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蓋如此
 之薦報書乃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
 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
 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
 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也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
 貫為文章偉麗卓然一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
 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拍掌尤善論樂毅申
 包胥張良諸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
 教立民彝為任一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
 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饒之氣不可以威奪

其自信悉類此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雪
 中人有常德之者則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
 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
 公摯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
 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
 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
 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湘行省請于朝為
 疊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待制番陽周應極狀其
 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
 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
 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掩岷維南有聲

龜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柏松
伊其板蕩古有盡忠道統既闢人文斯一有美翔鸞
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深匪京萬里冰天介石自貞
奚卒不施闕于佳城嗚呼先生

宋史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分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時差

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杜社誦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其真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洪州政事為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啣之一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詆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蕲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沿江諸屯兵以之為鎮無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

師變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
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
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
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統出孝忠後衆驚潰孝
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
敗矣遂奔信州師變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
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蔡坂中旅中日麻衣躡
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
陽市中有來卜者咤曰米履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
其後人稍稍識之及延至其家使為子弟論學天下
既定遂居闔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
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

性几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
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强也
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叅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
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
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不可得也紂
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
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
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
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并無賴狎邪小人謂梓
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
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

一死爾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
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
遣使使頓兵令無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在害生
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
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憤
哭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
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達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闕
無毫髮推廣德意友起銀冶民民顧以我輩飾奸耶
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
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
問太后積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迂憫忠
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留夢炎使醫持藥來使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也
乃欲我生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
奏恩為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
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口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
論皇子竑事竑壞以終洪芹詔吳
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
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事陳愷能以意氣
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嶽嶠以
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題五山集後

四川按察使弋陽黃濬

畧曰嗚呼壯矣哉先生許國之心始終一致愈久而愈堅不啻如水之百折而必東金之百鍊而益勁故其大忠大節所以暴白天地間上而與日星並明下而與山嶽爭直使千萬世之下亦皆知慕其忠也慕其忠則慕其五

如文字者可

卷

開

重建疊山謝先生書院記

江西按察司副使會稽韓陽

節義為國大閑天理人心一日不可無者士君子生天地間丁國家危難之秋苟無節義將何處世而扶植名教也哉信郡疊山先生謝公名枋得字君直其人也當趙宋訖錄垂亡之日以伯夷龔勝自期嘗發策江東漕司試士憤賈似道竊柄誤國至有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等語大忤賈意謫興國州安置公至謫所講道自適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因所居山門自號疊山學者咸稱之為疊山先生疊山之名蓋肇於此也及為江東提刑遷禮部侍郎勤王舉兵仗義不屈與元兵逆戰於團湖坪揮刀

盡矢擊殺者衆恥事二姓隱卜入闕被元臣魏天祐
拘執北行至燕京以不食死夫人李氏義不受辱縊
死獄中其女嫁周姓夫早寡痛父及母皆以義死遂
出奩資作橋於安仁縣二都橋成投水而死至今人
稱之為孝烈橋一門節義視死如歸若先生之精忠
勁節可與信國文公相頡頏為國大閑又當與天地
同為悠久而不泯也沒後其子定之抱骨歸葬于弋
之故土元集賢待制李公原道銘其墓門人虞舜臣
其徒築室買田祠公於弋水東墓左江淞行省為
請于朝建疊山書院元季燬於兵遺基故址悉為榛
莽之墟良可慨焉迄今垂百年未有振其廢者天運
循環遭逢

盛世旌忠表節重賢凡節義之臣有勞于前代者
罔不祠而系之間有未祀其間尚義賢大夫士又能
祗承

德意相率作興崇重而祠之于鄉此疊山書院之所由
建也然則先生之所植立豈非後學之所當師祠事
之舉豈非風教之先務與前此奉

勅撫巡江西都憲吳門韓公永熙嘗命作祠于先生鄉
邑之西合文正陳公康伯而祀之矣惜夫饒陽書院
僻在荒山人跡罕至之地未有告者斷碣猶存而人
不之識景泰甲戌守廣信府四明姚堂因上饒學諭
張淵所言始得之乃憮然曰書院廢而不治守之責
也遂度地于郡治南去平政橋百武許厥土孔厚厥

基孔高溪山迴環松竹森列正與郡治相向寔城南
一勝地詢諸故老則先生舊別業也惜夫子孫不振
沒于僧舍久之

事而與之守捐

其事請于 都基韓公公義其
而贖之欲令先生嫡傳子孫春

成等世守主奉

入欲擇賢 儒為西席遣郡中

俊秀佳子弟景行而遊學焉

差巖選吉載經載

營邦人聞先生之風節者咸樂趨赴披荆棘剪蒙

乃建書院於上命郡庠司訓陳致董之始事於是歲

之秋而功成不日郡人罔不嘖嘖稱嘆咸謂姚守斯

舉非有尊賢尚德之心疇克臻於是哉未幾郡邑儒

紳呂珣輩胥來請文為記予以公事倥偬辭之再四

而所請益堅庸書此以復若夫先生之宏材碩學及

歷官始終大理少卿

九川李公文曜於祠堂碑載之

悉矣茲特舉其忠義

大節扶植綱常有功於名教者

書之以為記云

疊山書院詩序

七陽李奎

信郡城南之麓疊山

先生書院既建之三年 都御

史東吳韓公永熙

心撫之

命按臨是邦明日謁拜

庭階窓明戶敞徘徊

形於吟詠傷感寓於

信足發忠憤之氣慰

徒作也郡守四明姚

堂欲刻諸石垂示永世貽書

徵為序予聞世率言
詩亦然稽於經文則日
皆所以闡天地之秘明
小補也後世作者弥
而不求其實無怪乎古
也今觀 都憲公所
以博古通經之學濟以
求而深讀之令人毛髮
勇勃作宛若日擊先生
節之昭著耿耿猶存是
之遺意視國風離黍諸
扶世教厚民彝垂示永
也審矣又况都守繼公上

能體

國家崇重先哲之盛心下能承 都憲興廢舉墜之

意使祠宇一新規制完泐復躬泚陽訪求其後得

七世孫春成及子琳築宏院傍以居之贍以田產為

經久之計教以詩書紹先世之光其用心仁貽謀善

可謂能人之所不能雖古循良何以加此抑亦先生

道學忠節足以致其敬仰興起非偶然也嗚呼先生

之道即聖賢相傳之道 先生之心即夷齊耻食周粟

巡遠死忠死節之心論 者類曰先生去就係國重輕

借使得其時行其道不 為權奸攬斥必能致君為光

舜措治於隆平輒衰 為興之偉績又豈國破家

亡耻事二姓甘於餓 貽千古無涯之恨乎此人人

之所共惜也又曰先
全盡忠節植大閣
俊偉媲美文山昌
輩不旋踵家無遺
哉天道福善禍淫
之詩所由作後之讀
怵然加勉乎謹述此
備史及憲副 陰韓

不獲建事業於當時卒能
立敦厚倫有功萬世光華
人使祀典之有繼較諸秦賈
人唾罵視同犬彘可同日語
不爽也若是此 都憲感悼
詩誦斯文者得不悚然內省
序若夫先生出處之詳載諸
公記中茲不復贅

詩

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 蘇韓雍

喜有司作文節先

生書院訪其後以奉祀事 蘇韓

有感教賦二絕時

景泰丙子春正月廿五日也

國破家亡志不移文山心事似相期當時不落豺狼
口成敗于今未可知
文節忠魂死亦生千秋祀典有人承當年秦賈多時
絕縱使綿綿羞更稱

又

監察御史姑蘇陳述

家亡國破不生還留得高名重泰山勁節一身甘自
許清風千古竟誰班死殊巡遠從容際心與夷齊伯
仲間地下若逢秦賈輩為言匡復有何顏

城南書院喜新開陳迹荒涼掃石苔太守景賢風世
教先生含笑慰泉臺當年誓死全高節今日遺文仰
大才老我登臨重吊古水聲嗚咽助餘哀

又

江西按察司副使會稽韓陽

北上燕京竟不還先生一死重於山忠如蜀將無多
輩義似文公只一班大節百年標史上高風千古播
人間當時多少偷生鬼地下相逢亦赧顏

奕奕高堂對郡開石堦新甃不生苔名公誓死生無
路太守懷賢祭有臺史冊千年書偉蹟文章四海重
奇才鼎新祠宇多來客還有新詩繼七哀

又

七陽李奎

重義捐生誓不還精忠勁節並文山恨無事業追韓
范喜有文章繼馬班嵐氣曉迷晴嶂外龍光夜燭斗
牛間奸雄借使過祠下讀罷遺文亦慘顏

春風門巷野棠開雨過殘碑鎖綠苔故宅恐看存葛
水貴族推異向金臺國土莫長田天力身死空懷濟

世才景仰獨資賢太守崇祠鼎建愴深哀

四明姚堂

又

文節高世士獨擅千古名挺生東南服穹壤儲精英
讀書五行下博洽淹群經為文闕以肆渾然自天成
上以探孔孟下以駮周程寶佑始發解對策趨明廷
直言詆時宰禍患能忘情胸中忠憤氣假以漕試鳴
興國謫未久疊山因以稱尋被守臣薦歿起為提刑
揮刀擊虜衆大厦難孤撐先生志益壯國祚日以傾
入閩隱於卜藝不事糴糶浩然罔自餒勁氣摩蒼冥
魏叅強此行不食死燕京一門盡守節義重生甚輕
平時金石操自比伯夷清衆污不我浼群醉能獨醒

于焉著忠義日月同晶燦煥美文山公伯仲顏真卿
大開由斯立世教由斯明忠魂諒不泯昭昭良可徵
在地為河岳在天為列星 都憲崇先哲祠堂俾經
營棟宇起如翼儀容儼如生文章有石刻祀典有孫
承仁者天必佑裕後多福并書香信可繼祖武復能
繩願言千載下世世同光榮
祀謝疊山先生祝文

江西按察司副使會稽韓陽

維吾謝公 天資卓異 學富才高 早登科第
君門獻策 力詆權奸 清風勁節 為國大開
募兵江左 發策漕司 憤譏似道 言危行危
大忤權奸 謫居興國 榮辱俱忘 講道自適

匪意元兵 驟赴挑刺 尋遷禮侍 饒信統兵
揮刀盡矢 擊殺多人 取事二姓 隱卜入闕
鉅夫夢爨 咸以公薦 屏迹逃名 皆不之見
夫何魏祐 通北行 不飲不食 終于燕京
李氏夫人 義不受辱 一女二婢 均死于獄
學憲孔志 志竭忠貞 以身殉國 雖死如生
都憲韓公 蘇州江右 歷觀史書 知名已久
一節一烈 百世懷思 爰 建此新祠
祀之云何 重開風教 尚期後人 是則是効
薦蘋薦藻 來格來歆 洋洋如在 無間古今



廣信先賢事實錄相業卷第二
宋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太師魯國陳文正公

廣信先賢事實錄道學卷終

贊

廓乎有容

粹乎其德

論薦惟賢

百察效職

默贊廟謨

丕有顯績

休聞孔彰

垂耀罔極

神道碑

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劉珙

乾道元年二月丁未少保尚書左僕射魯國公陳康伯薨于位後二年九月其子偉節等頓首關下言先臣歷事二聖有勞烈紀于太史唯是窳劣之事不敢怠既除喪竊伏思念陛下嘗御翰墨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所以假寵于陳氏甚厚而次序文缺焉大懼無以昭示來世敢請皇帝詔翰林學士臣珙曰其俾汝銘臣惶恐退避願陳不敢當之意願以薄技待罪禁林祗承上命薦道大臣勲德職也復何辭謹拜手稽首言曰恭惟太上皇帝臨御寓內三十有六年始者此狄貪天之禍既盜擄中原其志未已數入寇

太上不忍南北之民無罪而蹈鋒刃遂屈已議和歲
月已久而虜酋有以篡竊自立者恃其強暴以間不
虞欲躡符秦魏燾之躅裒其兵六十萬號百萬踰濠
壽畧滁和踐蹂真揚之間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
雖出師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堯焰焱迅遠近
大震時則有丞相魯公以謀議佐天子鎮定大事折
箠而答之使自殺其軀而去豈不偉哉先是紹興二
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馬為言
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
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
問報聘回知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
精必弛其南牧無疑因條具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

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出慢言求淮
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逆天道離巢穴數
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焚况曲在彼則我軍憤怒
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當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
上以為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先死敵命侍衛馬
軍司成閔出戍御史中丞汪澈節制荆襄知樞密院
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畧分据要害之
地虜臨江朝論洵懼雖同列間有遣家室先立者公屹
然不動氣貌自如遷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
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會中書
舍人虞允文趣師拒采石虜不得渡偏將李寶入膠
西焚其戰艦荆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首蓋

念約其黨三日必濟過期盡醢之帳下遂變驛至公
入賀太上曰此卿輔佐之功也鑿與勞師建康天威
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
不貲而暴征橫歛不及於郡縣間里從容若無事時民
至今追頌之公諱康伯字長卿世為信州弋陽人曾
祖仕堯祖居仁考亨仲皆以公貴贈太師楚越秦三
國公曾祖妣鄭氏贈楚國夫人祖妣徐氏贈越國夫
人妣鄭氏李氏俱贈秦國夫人公幼穎悟讀群書一
過輒不忘下筆成文見者心服未冠入郡學貢京師
宣和三年中丙科調平江長洲主簿改京畿轉運司
屬官為太學正丁秦公憂又丁秦公憂服既除
會臨邑有妖人誘愚民公諭鄉黨曰賊蟻聚當

在才意專之不然且受禍衆用公計擒其首領戮之
一邑遂全州上其功公推以與其兄鄉人建之建炎
初召為敕令所刪定官用書成賞改秩通判衢州紹
興六年入為太常博士未幾提舉江東常平太上駐
蹕建康公以職事陞對請擇用大將太上開納為誦
馬璣傳至數十百言八年為樞密院計議官歷屯田
戶部司勳即官自公為郎太師秦檜擅事凡所附麗
遷擢無虛日公有雅素乃澹然其中檜雖稱公靜重
常越用佗人公亦以為意在省五年始為軍器監遷
吏部侍郎假尚書報謝金國時結好之初使事尤重
至汴館欲嘗公將哺而飽不至從者變色公一不問
入夜館人謝不敏公亦不對虜遂加敬十五年四月

命公接伴虜使既入界太上以端午賜扇帕虜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却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心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已厭寧能盡從之乎虜卒受賜因自辯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臺臣以為言出知泉州政治寬簡有盜剽海出沒波濤中朝廷遣將逐捕公自以上命招還之多出降著籍為兵州廼無驚秩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相繼三任優游十年泰然自得名士多從而游起知漢州值太上更用大臣收拾耆舊中道召還復為吏部侍郎兼禮部又兼戶部又兼刑部前此亦有司專用權臣風指為歲輕重公輒平反之故人多被其賜二十七年兼權尚書除侍讀公在請進數論事太上以為知大体有旨遷尚書宰相以權字太上一曰陳康伯從班之舊朕將大用何以權為遂為真九月拜叅知政事二十九年九月拜左通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公辭太上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今國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方請減半從之兼史院公又辭太上宣諭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明敏一言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湯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奏大臣議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公若媿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卻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亦不能太

上歸是瞻倚異於他相所奏多見聽許今上居潛藩
太上一日謂宰相曰普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
王賜玉帶公與同列拜賀太上獨留公曰曷嘗與卿
議及此朕不為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炤今古
易其所難此堯舜所不及也臣敢為天下賀三十一
年拜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虜將敗盟太上以同
知樞密院周麟之往聘麟之憚行公以國事勉之麟
之語侵公公曰上儻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戚
休雖死安避之麟之竟辭遂罷去太上幸建康復還
臨安虜新主既立再通好其使入見猶欲用舊禮授
國書公以誼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辭臣
相顧聘貽公呼館伴徐誥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喜

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太上加歎同列亦愧服太上
倦勤初有與子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
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為首相奉冊如禮九月加特
進封國公上以公太上舊臣每對但呼丞相不以名
公悚懼乞正明分上曰太上皇帝以丞相遺朕為宗
廟計尊禮元老此禮非過也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
以病祈去太上屢詔不允公懇請不已太上曰更待
數月公知太上欲內禪且留輔初政遂不敢復言至
是力乞去上數降詔敦諭至求太上御札使斷其請
隆興改元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
月制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
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之且

曰丞相之歸所謂歇馬他日宣召切勿辭仍命就府第治行將就道詔宰執餞別之百官郊送具禮殊絕未有前比父老聚觀咨嗟泣下公又力辭卿郡改澧泉觀使明年二月起公判紹興府令赴闕奏事再以疾告未幾召陪祀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扎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卧家必不肯彊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為辭不為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興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之耳即上奏曰臣義死國然實病惟陛下哀其

無用聽返田敢不從中道聞遷遞甚乃兼程以進聞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平安節壻文好謙扶持入見仍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問曰一會朝許有與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來道懽呼莫不以手加額公之未至太學生數百人以闕上疏乞用公聞之不樂曰上英武宜得非常之法顧老病何所用哉俄詔免朝謁旬餘一奏事上御便殿賜坐以為常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於南郊公猶自力侍祀事復手去上復遣使賜親扎勉留病日侵二月二十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返至殿門喘劇輿歸第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九降麻以少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

三日贈太師勅入內侍省押班賈竑主管葬事詔
太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禮賻銀絹三千疋兩水銀
龍腦以歛謚文正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何備護
其喪以歸以姪大節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
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公娶何氏
改相執中之孫女封魏國夫人先公八年沒二子偉
節右通直郎新差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安
節左宣教郎新監尚書六部門皆謹愿能守家法一
女長適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文好謙次
適右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何溥十一月
庚申與魏國夫人合葬鉛山之楊原公安親魁秀氣
字開遠望之知其為鉅人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不
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秦國夫人
尤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待遇族姻鄉舊均有
息意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
迪上心士大夫一時歸之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
主己或勸取士以為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
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
可復以為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公為接伴時以言
者論罷後言者子來覓官公無難色前後廟堂七八
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
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缺望退朝危坐一室
簾几蕭然不聞聲欬聲蓋天資冲淡類如此有文集
三十卷藏於家溫潤簡古信乎其有德之言也臣嘗

論公起布衣致位上台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於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幾會羣公有不可及之嘆世以為度量似謝安德望似揚雄幾可以無恨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顯有不績卒為宗臣兩宮知公既深眷禮亦與保其功名全其始終自中興以來輔弼大臣生榮死哀未有若公者也敷文閣學士金安節已攷其平生而誌之墓矣臣復被命乃叙其大槩且聲詩之以訓在位其銘曰

天降時雨

出雲山川

君臣之合

孰非其然

於皇上帝

佑我王國

是生魯公

一夔而足

來上臨御

三十年餘

閱相其多

誰公之如

端委廟堂

百度以正

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

惟公德量

淵乎近仁

恕以待物

約以緝身

人之有材

如出諸己

招延薦寵

以効衆美

羯胡匪茹

寒盟恃強

鳴鏑百萬

虔劉我疆

公以靜鎮

不震不搏

雍容籌帷

發縱指示

虜德淫虐

弗戢自焚

主戕師潛

毛解獸奔

光堯倦勤

天意與子

繫公弼承

克受帝祉

皇帝嗣服

曰予仰成

乃眷元老

其呼不名

如何乞身

邊遽又告

袞衣來歸

拊以談笑

白髮蒼顏

凜然在廷

萬民顧之

有如憲星

君陳之書

蒸民之雅

千載相望

庶之

日月其逝

人之云亡

乘雲御風

莫知其鄉

瞻彼高墳
卿賢祠記

歲是劍履

刻銘山河

垂耀無已

心陽李奎

古君子仕當國家多難之秋及運去祚移之身
徇國以道事君讜論足以決大議挫逆虜侵軼之勢
振大業於中興風節足以植天常全臣子不事二君
之心立大閑於叔世求其人豈易得哉於吾之宋丞
相陳公康伯壘山謝公坊得見焉按宋史及神道碑
康伯字長卿幼穎悟讀書一過輒不忘未冠貢京師
宣和三年中丙科高宗朝累官至 大司馬侍郎嘗出使
虜不辱國命屢守大郡善政尤多紹興中召還拜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淵默寡言明敏有斷
每臨大政謀猷靜深動合幾會遣將任賢各得其當
糾敵制勝妙算無遺拒諍和之請寇患以之而消決
親征之策立氣以之而振高宗嘗稱爲真宰相孝宗
受禪輔導益力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每朝賜坐便
殿呼丞相而不以名年耄累疏乞歸制授少保觀文
殿大學士封福國公判信州未幾虜兵犯淮報急人
情大駭上親扎起公進封魯國公既至扶掖入見減
拜賜坐勞問優渥許肩輿至殿門見者夾道懽呼以
手加額尋免朝每有大事許封章以進國賴以安乾
道元年二月以疾薨于位謚文正上賜旌忠顯德之
碑表于墓配享廟庭考其爲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
前論事每以仁義之言堯舜之道開迪上心觀其草

親征之詔詞嚴義正烈日爭光其忠憤足以感天地
動人心雖奉天澤路之作不足過也坊得字君直號
疊山讀書五行俱下淹貫群籍理宗朝中寶祐丙辰
進士對策力詆權姦除撫州司戶則棄去時趙葵宣
撫江東西辟為屬除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公發策漕
司試士憤賈似道誤國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
人才壞兵必至國必亡大忤賈意謫居興國軍守令
與一時名士皆及門執弟子禮諱道自若乙亥連以
史館召不赴尋強起為江東提刑遷禮部侍郎總兵
守饒信元兵至調部將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揮
雙刀擊殺百餘人兵威少挫後信州不守耻事二姓
入閩隱於卜元學士程鉅夫首以公薦行省丞相蒙
古台管如德尚書留夢炎皆奉旨召公不起參政魏
天祐強公圯行至燕京以不食死夫人李氏義不受
辱縊於建康獄弟君烈君澤三姪一女二婢皆死獄
中伯父徽明為富陽尉與元兵戰失利二子抱父屍
同死季弟君禹以不屈斬於九江一門守節視死如
歸何其烈也其為學上探周孔下騐濂伊優入聖域
於五經四書多所註釋古詩文擇其佳者批點以式
來學為文章史稱汪洋演迤渾然天成每以道為己
任高標勁節有古忠臣烈士風謚曰文節門人虞舜
臣等築室祠公省臣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嗚呼二公
生同邑皆家名臣然魯公歷仕兩朝遭時多難值虜
寇兇醜熏天之際獨以首相當國忠言讜論攘夷尊

華中興之業賴之以振論者以為度量似謝安臨大
政決大議似韓相國南渡以來輔弼大臣以道事君
公其最也疊山仕當宋季運去祚移之日間關仕途
以身殉國其死不悔克全臣節萬世大閑由之而立
論者謂公直言不諱無愧劉蕡仗義不屈殺身成仁
與文天祥相表裏信矣二公舊有祠久廢去年秋○
都御史姑蘇韓公雍巡撫至弋考察興革之餘百廢
畢舉庶政更新乃謀於郡守四明姚公堂度地於城
隍廟西建祠合祀焉命知縣黃旻董其役中為堂肯
以像左右翼以屋直前掩以門四周繚以墻垣其址
及堦俱甃以石逾年落成其費皆郡守姚公捐俸倡
於上及程督工之弗備邑民富而好義者謝敬安邵

德咸樂助焉敬安乃疊山族胤也借魯公卜二世孫
公信季彬季廉輩喜其完美厥祖之靈永世有托也
請為記適憲副山陰韓公陽按治至復捐廩購石刻
其詞垂示永久予惟 都憲韓公以雄才碩德望重
天下上體

國家旌忠尚德之心下徇邦人景仰崇祀之念憲副郡
守復能共成其美使吾黨後進得以瞻拜祠下莫不
感慕興起志存遠大者得不以二公勲業忠節自奮
思欲俎豆其間乎噫是祠之建非特尊崇先哲抑亦
激勸後人有關風化為甚大謹為之記
祝文



立明殿學士參知政事賜紫金魚袋余公

存封沒謚	疾薨于位	虜勢漸息	年耄辭歸	入則賜坐	孝宗受禪	力排和議	沉默有謀	天未厭宋	仕于宣和	弋川之秀
食報匪輕	天子懷德	民心日寧	召而復起	呼不以名	尤資輔翊	策決親征	明敏有斷	高宗中興	丁宋不競	鍾我陳公
百年盛際	旌忠之碑	中興諸相	扶掖入朝	君臣魚水	社稷之臣	國威丕振	遣將任賢	召公大拜	出使虜廷	學宏而博
千古芳名	大書金石	公其子稱	中外咸喜	腹心股肱	無忝厥職	公論大明	咸資奇筭	赫赫厥聲	詞嚴義正	德厚而豐

公在無間士

贊

學識超詣

弋陽李奎

發軔民社

器宇充隆

薦賢用能

位陟顯融

錦衣故里

舉措惟公

樂於恬退

三徑菊松

君子之風

墓誌銘

集英殿修撰賜紫金魚袋余時言

乾道三年六月丁卯朔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余公卒于里第公與時言生同郡邑姓同而系
 異初與先君宮教游篤宗盟之契情好等兄弟既先
 後登科級斷金之義益堅不幸先君蚤世公乃優游
 康寧後先君四十二年克終上壽時言於公輩行視
 猶子辱公知愛弥久不習訃聞以寓旁郡未及往哭
 其子舜陵既卜葬走書哀祈請銘時言竊惟公以才
 學起家以德行忠信被遇太上為時大臣夫銘所以
 詔天下後世不擇有德立言者命之而徒委重於疎
 陋者豈曰宜然舜陵之言曰先人平生世契情親道

合莫君家如又以同郡余抑所序狀來時言其敢辭
公諱堯弼字致勳其先泗州人五季之亂徙信州上
饒曾祖諱守節贈太子太保妣蔣氏政和郡夫人王
氏平原郡夫人祖諱沂贈太子太師妣周氏太寧郡
夫人何氏饒陽郡夫人考諱宗義贈太子太師妣李
氏同安郡夫人公自為兒識趣已不凡儀矩莊重太
師深器之俾就外傳刻意學問出語與常見異一日
賦詩有天闊紙鳶隨綫遠地平茵草觸衣香之句鄉
先生見之皆驚甫冠入郡學以行藝優貢登政和二
年上舍第調衢州兵曹守李友聞名知人一見公謂
有公輔器每倒屣迎之復謁敬禮如均敵然嘗曰兵
曹風度絕類吾舅氏劉公劉公謂丞相正夫也同

李公光黃公珪皆深相引重清撥公方田婺女公
毫無擾他官有誅求無厭者民多苦之馮中書熙
語人曰是不學衢州兵曹耶秩滿遷從政即七年
憲州靜樂令未赴八年改饒州餘干丞守朱季端工
役不時責縣輸材公重於勞民不應守怒對移安仁
丞公自謂無憚不辨亦不行守悔悟反薦公或謂公
勿受公曰彼初不我知今知我矣曷為不受竟用其
薦改宣教即宣和四年知江陵府公安丞會辰沅僑
人反殺掠吏民張甚帥檄公部夫至軍前公易服草
屨雜夫伍中不俛聞關力勤王事丁太師公暨同安
郡夫人憂服除建炎二年知慶州雲都縣未赴改知
饒州浮梁丞紹興四年知徽州祁門縣公為政不尚

刑威專以德服人故人亦化之終秩斷為盜者二人
民有服公德量者指邑之祈山曰雖昇是實公腹中
不礙也相與立生祠識去思焉番陽程公堯俊不妄
許可每以僅佛宜民誦之九年知紹興府會稽縣公
亦有倦倦意請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李公光叅
大政獨訝曰余公所欲止如是耶十二年通判邵武
軍未赴改監都進奏院十五年除國子監主簿改詳
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年勞積官至左朝請即改
太常寺主簿充御史臺檢法官十七年除監察御史
公受知太上蓋自是始四月擢殿中侍御史兼崇政
殿說書十八年進守侍御史九月除試御史中丞兼
侍講公待心忠恕嘗曰人有不幸詿誤非宿姦巨蠱

不必深辨痛詆苟懲其過使得以自新可也故雖有所
言而人多不怨凡中外事苟利於國與害於正知無
不言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拜
左中大夫叅知政事充大金賀登寶位使公耆德老
成進止詳華專對有射虜主敬之宴饗有加使還入
奏具言虜人禮意之厚未幾乞解幾務除資政殿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觸言奪職公既得請揚於
西歸欣然曰靈谿之下龍潭之左有先人之弊廬在
吾老矣杖藜三徑為松菊主人頌不樂執麪闢一室
種花植竹牕戶幽闌環列群書朝夕徜徉其間翛然
有忘世意今上即位命復公端明殿學士同時復職
者數人有不為言路悅者持之命皆寢公至是年八

十餘矣神觀闔爽耳目聰明步履彊健日觀書外潛
心內典歲在己酉忽得淋疾閱二年醫不可為奄然
而逝年八十有五余氏上饒著姓公家自魯大父以
來涵泳祖宗承平之澤一門蕃衍聚族千餘其長者
樂易好善其子弟恭敬有禮申申有間有漢萬石君
家風培慶積德源遠而根深至公公大公居家孝友
事親無違內外媿睦辭和氣津洋眉宇間聞人之
譔若已有之未嘗啓齒言人過推挽後進常若不及
其在浮梁張琪之後推縣事郭僕罵賊死節公亟歸
哭之慟為具棺衾調給其家公篤於風誼類如此公
自少喜作詩吐辭瑰麗至中年不加雕琢興致益高
公學識超詣管慾泊如無解也之公世故得喪死

生禍福若不足以動其心者自服官歲陸沈州縣幾
三十年未嘗有滯留之歎一旦翔翥致身顯融於時
而不自以為榮退居丘園十有六年吉凶慶吊每為
鄉黨先參錯保社混席漁樵亦不自謂其身貴且齒
也疾病猶觀書賦詩如常時逮啓手足家人環泣即
戒曰無怛吾化非於聖人公娶李氏封文安郡夫人
先公十七年卒一子舜陟右通直郎新差幹辨行在
糧料院公跡儒學自致顯融冀以是世其傳常求賢
師友導子孫至買書束脩皆經其手既訖訖競爽
靡不或承公曰尚行吾志乎哉以冬十有一月乙酉
葬公于永樂鄉元谿里之公

奕奕宗公

發身幽潛

表裏淳明

如璧玉然



宋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公諱紫光祿大夫施正憲公

游官周流	久滯騰鸞	晚陟政塗	朝廷尊安
用未究長	歸卧丘園	悔顯得喪	曾無感歡
坐訖壽域	仁者之年	詩禮有開	厥嗣繼賢
元裕孔嘉	廼新斯併	琢堅矢詩	有躋其傳

贊

心能寬厚純誠

弋陽李奎

學務躬行實

德惟內脩

功不外飾

言聽計從

茂膺寵眷

遺像儼然

孰不仰羨

行狀

安撫都總管趙鞏

公諱師點字聖與其先世雪川五季時徙家上饒少保太傅俱早世太師公幼自植立雅好觀書居鄉間以德行聞諸子蒙義方訓知勉于學公生有異質得書敏視若流十歲通誦六經十二能文儒先咸奇之紹興十三年太學肇興高公閱為司成四方之士雲集公甫冠高公一見其文嘆其深醇有古風置之前列尋授以學取時士猶習為穿鑿之學公獨以義理勝人皆誦其文為渠式二十有七年以舍選奉廷對解褐調復州教授未上丁魏國夫人憂終喪樞密三公綸欲以館職薦公辭焉曰選人未歷一日考第大臣遽有論薦豈不勤僥倖者之心願公遲之退就臨

安府學教授壽皇嗣位寤寐英賢公已再書考聲望
益都陳文恭公當國列公姓名以進旋賜對深契上
意蓋時方與虜議和公論虜非誠服以陛下堅意於
戰譴宰相黜諫官凡畏懦者皆被斥虜見威令如此
懼大舉以來不可當故委意乞盟陛下不可以和故
緩備增脩聖德固結人心器使群材申軍法節財用
屯田積穀自治之策熟究而力行之又論法令反汗
民有疑心非端本正始之道請自今議法之不善者
必下其說於群臣各條上已行之法欲變之法孰利
孰害酌其是非而從違之上皆稱善翌日輔臣奏事
上稱公議論可采命試館四蓋乾道改元正月也會
頻年旱蝗水滂策言救荒車尤切直謂古者荒政君

則衣布摺本素車駑馬膳不祭肺食不舉樂馬不食
穀馳道不除土功不興祭事不垂凡邦之用一切詔
而殺之古之制今固不可盡行然輿服之類獨不可
以少損乎玉食器用獨不可以少減乎二簋之享獨
不可以成禮乎匪頒賜予獨不可以暫輟乎廐馬勿
穀園囿勿輯工役勿興宮室勿治內中之藏勿斬既
抑損之又抑損之誠格于穹昊轉禍為福有不難者未
陳是國裕民五事悉蒙施行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
日歷所編類聖政檢討官二年聖政書成受賞改宣
教郎陳公俊卿除吏部尚書舉公自代遷校書郎兼
吳王益王府教授三年兼國史院編脩官持風憲者
有少嫌因摘公細故以為言公去國主管台州崇道

觀壽皇有志中原虞公允文梁公克家秉事樞公貽書二公其畧曰皇上天資英特將大有為以復故疆正大臣輸忠納謀舉無遺筭以副虛懷東任之意然竊有疑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越王之所以報吳今常平錢米所在虛數水毀火旱十室九空不可謂聚民不見義師行無紀不可謂教戰勝則益戶失師則下理坐首謀不進則伏誅漢文帝所以征伐四出靡不如意今尺土未廣而已應戰多之賞誤國之將往往無罰甚至累歲月而加節鉞方命出師而遽勝息寵誅賞安在哉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偕之妄男子道聽塗說抵掌談邊事率皆聽錄不知此曹大自銜鬻蚊聚成雷易於搖惑事情籌帷之際其亦以此為

慮乎否也尋除筠州未拜命丁太師公憂八年服除除知池州治郡以鎮靜不境為先愛撫百姓重於用刑申明條教使之循化元姦宿豪為民蠹者以繩之以法歲大歉悉心賑給環千里不知其為無歲轉徙就食者數千人皆獲全其生諸將以公誠意相孚嚴戒軍士無敢干令及受代民空城遮道不忍其去劉忠肅公珙為江東道安撫使語僚屬曰池守真儒者之政也借他司狀其事上于朝四年公還闕奏事壽皇稱嘉因問朝廷闕政公言百司庶府遷代之速為今日大弊願考核群臣能辦事稱職者增秩賜金進視三公可也何必速代為是紛紛上納之面諭曰卿謙退靖重除秘書丞七月遷考功郎賜對言治獄之官

民命所繫列曹州郡按資格而入情謬貪闕無考也
銓衡之弊未易遽革外之主者當有以庶之罷免易
置務得其人民庶幾乎不寃又言經明行脩不求聞
達明習兵法沉淪草野之人無世無之當下薦進之
令使才望之士為時而出可以作士氣收人心九月
兼禮部郎官五年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公日
上堂延見諸生勉之學古且務講求治亂之體使可
為世用十一月遷秘書少監日曆會要二書成俱晉
秩十一月兼權太子左諭德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
七年兼太子右庶子七月遷秘書監九月除中書舍
人兼太子左庶子未幾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充館伴使八年正月兼權禮部侍郎二月賜對言人

君操爵祿之柄以為礪世磨鈍之具其術不可使之
窮今除授太驟漂遷太速與郡太易郡闕至累數政
造化之權幾窮咸眈眈然有不足之嘆等級不密資
格不嚴弊之至此無是怪者苟惟授之以漸而以序
陞郡不易得而不至久次則上之所予下之所得始
不病矣九月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命上特令增
員為二擢公兼之列屬春宮前後凡五載無非以正
論欲議開廣聖心時取前古治亂興亡可為鑒戒者
以進不為遷就順旨之言十月賜對言比年人物翫
駁士氣耗薈人君欲為宗社無窮之計當廣儲人材
以待用使之愈用而愈不匱愈久而愈有成仁皇在
宥四十二年之間碩德重望輔成至治者後先相望

再傳至元祐名公鉅卿尤光明盛大所成就益恆人意可謂愈用而愈不匱矣陛下以聖明臨御固宜英髦輩出以副選求何至欲謀一事而莫予共其成欲用一人而鮮克繼其後深可太息也先儒謂天生一世材自足一世用願吾所以區處何如耳臣謂陛下欲人材之衆多則必先重中都官之選中都官之選既重則擇為卿監郎曹者有人擇為臺諫侍從者有人擇為執政輔相者有人時於監司郡守有賢譽者召而置之於內朝中都官有才望者出而試之以州郡監司更迭循環無有壅遏則真材寔能靡不畢萃陛下可以安坐而享其成此愈用而愈不匱之術也

壽皇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十月假翰林學士知制誥

誥燕侍讀充金國賀正且使致命虜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公退一位公屹立不動相儀者復至公正色曰班立已定尚何為久之終不徙步其大臣詰相儀者相儀者以南朝大使不肯移柰何班列相目駭愕知公有守也九年使還復命有聞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公嘗從容言於上曰人主待下不可以不開心見誠使人主開心見誠虛懷無我士猶有懷不盡造次不能以自達而况厲威嚴事猜防天下之人誰敢悉心盡誠以自取袖公在後省踰二年不惟詞訓典雅為世傳誦凡所封駁以直濟公尤為士論所服賀正且虜使至闕問館伴以公今居何官公立班館伴宇文公价目示之虜使曰一見正人令人

眼明十年正月十一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入奏控免壽皇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擢
用久矣二十日詔兼參知政事公以本兵之地將佐
能否不可不知間召見諸軍統制官下至偏裨從容
與語以窺其蘊苟得其人必密識之以次薦用八月
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壽皇以公究心王事因宣諭曰朕心未嘗放下凡天
下事往來胸中日嘗數次公益務廣聖意之所欲爲
振綱維扶持正論寬養民力與夫內帑出犒軍之
資州罷貢金之入盡蠲積欠經總制錢鉅億萬計
內庫窠名錢物六十萬皆所以爲國培基植本
辭兼知樞密院事十二月權提舉國史院權提

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公自始簽書未
十日即參大政總軍國之務者凡六載所建明爲多
尤以勸忠切諫輔贊聖德爲心事有微格於理批鱗
逆耳無所移奪上亦察其盡忠每有施爲多顧公取
決公如薦引士類一采公議所共與者不然雖親故
懶懈不省也言路或排及善類每爲別白有以言忤
上意蹤跡危疑者必敷陳開釋俟威霽而後已時秘
書監楊公萬里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不續宏摹
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肺戲美
恢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事或戾乎其守勢或
格乎其志要之其歸咸以罔缺用力勞而收效博者
其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蓋揚公嘗爲

都司耳聆目見知公之深故爲是言也一日薦胡公
晉臣上謂已用爲監司矣公曰晉臣宜置之內地
爲召入及對上稱其材公曰以臣觀之廊廟器後至
大用士乃轉相告語嘆公之知人也十五年春移病
求免壽皇蹙然曰卿何爲欲捨朕耶却還奏書疏至
五上期必得請舊例辭去者皆伺命浙江亭公竟趨
六和塔壽皇知意不可奪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
既辭猶陳國計民政軍事數條壽皇曰卿雖去國猶
裨朕以忠言歎美久之曰請奉祠壽皇曰泉山樂土
可卧治也露章瀝懇逮于再三除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公執政柄既久上眷方渥而果於引去識者韙之
時今上在潛邸賜以札翰深歎上章丐歸之力而且

惜其去同列咸謂進退之義動合時中既得請居鄉
城時叙族黨故舊猶祥日適暇則觀書暮夜繼之近
舍有園數畝築壑東北隅榜以靜便世味泊如也今
上即位下詔求言有曰卿廼壽皇之元樞而冲人之
舊學衷心平而持論正更事多而慮患遠凡事之有
關於軍國有益於初政其啓告朕悉意條上公拜詔
曰吾君嗣大厯服詔書下頒其敢無語以奏於是條
具數事首以恤民爲言謂今之民貧甚矣時歲豐穰
猶歉然常有不足之歎一遇水旱出妻鬻子流離轉
徙無所不至俗吏又從而誅求刻剝之上下煎熬日
甚一日此不可不慮也俊又在官庶績其凝任賢使
能周室中興今之人材用或非所長真能者拘於格

而不騁不能者欲畏避而強使之加以吏員猥冗或
一闕而除數人至十餘載而待一闕毋惑乎涖官之
日廉介之操鮮聞貪饕之風日熾材者既不為國之
用而不材者為國之蠹此非細故也安邊境立功名
在於良將今宿將已畧盡新進之中具將才而厭服
衆望與夫知謀捷出勇敢無前殆不多見儲而用之
有國者所宜先計也虜酋詐讓之情莫測備禦之具
不可以不嚴軍中侵漁之弊不一士卒重困不可以
不察豐歛不常倉庾之儲不可以不廣賦入有限帑
藏之出不可以不謹陛下誠幸聽臣於數者之利害
詳究熟察而審處之則於初元之政足以聳動天下
矣雖然此為治之體也而大本特係乎陛下心術之

微蓋人主之心術

主二帝霸所錄以分

臣願陛下致知格

察君子小人之辨厲

以信賞必罰之權

以懲有罪不以私

之忠直者親之謹

仰陛下之明畏陛

下之所欲為前之

不足深憂也

欲正本也正

公知隆

如旨趣

鎮衆謂

妄加賢能者進之不肖者
疎之如是則小大之臣皆
感洗心滌慮趨事赴功
必有能為陛下任其責

春秋謂一為元者視

以撫使公懇辭甚力三

也一日悉取訟牘

也

也

不決者縉

予奪皆厭

郡城多推

不獲三年

疾革終屬

下午刻亮

塔手是

者公曰

保監工

用封

六十一

新

書判百餘言若有

葺治數區實至如

為增葺視事九月

不報上告老章乙未

公整冠長揖稱謝

生死理自屬亦

問所欲屬之後

奏有念民情之

憂用人材之所

六月之十日享年

子永豐縣官心鄉

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職名至資政殿大學士爵至開國公食邑三千二

百戶食實封八百戶娶陳氏先公三十一年卒贈魯

郡夫人五男括拾楫楮楠皆克勤問學公寬厚純

出於資稟事親尤盡其孝居魏國夫人喪毀瘠殆

勝衣日侍太師公夜即墓廬以終喪制及太師始

如執夫人之喪愛友昆弟敬睦宗戚惟恐不當

常以文行訓厲族里俗尚彬彬如也內外親黨

能自立者盡廩給之喪葬婚娶贈遺率有式里

者死為棺斂之郊奏之蔭先其姓而後其子孫

所得恩例悉今補三族得仕者數人自初官至

顯未嘗改其度外無邊幅內無城府任真而行淡

無欲不為表襮以掠名譽凡予人謀事必忠以告無

齊隱情同列或不以為然必諄復再四期於感動
惟賢是敬惟材是與非其人必白去之是以去國之
日無得而指其疵其論事上前初不刺候顏色占端
意鄉義之所在必展盡底蘊嘗有表曰惟抱忠之不
易凡見事而輒陳自謂無欺粗知所守此可見矣公
有知人之鑒所薦引皆當其實然惟恐人之知至有
得進用而終身不知其出公門者公之學探賾本原
而務在踐履自身施之家達之天下者深有得夫中
庸大學之旨嘗曰古之知道者以學術涵養氣然而
見諸日用後之儒者學術不精而流於浮虛言與行
違去道益遠矣公忠事三朝奏請論事疏八九十上
所開陳皆剴切洞達平居不喜為靡麗之詞其應制
之文多隨輒棄去今所存者奏議七卷制策八卷由
宮講義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而已謹
狀

皇清乾隆
御製

御製

皇清乾隆御製

